

錢海岳撰

南明史

第七冊

中華書局

錢海岳撰

南明史

第七册
列傳
卷四十七至卷五十六

中華書局

南明史卷四十七

列傳第二十三

無錫錢海岳撰

劉同升 子孟欽等 仲錚等 劉明保等 張朝縱 謝上進 李丕珩 張羽明等 廖惟志等 萬元吉
子象玄等 弟九吉 陳課 童以振 李士延等 黃志忠等 黃震象等 陳賡 陳斌 段仁 曾應遴
曾聯甲 曾應文 廖任隆等 謝大茂 黃雲師等 詹兆恒 父士龍 弟廷椿 劉日杲 俞道淳 徐肇
曾 姚應亨 周可期 周建子 王栻 王廷垣 傅濟龍等 傅鼎乾等 管清等 李藩等 楊時秀 趙
祖等 陳泰來 子正儀 袁應夢 張天溥 熊惟樸 胡維霖 李九華 熊士達 漆嘉祉 曹志明 曹
國祺 聶棟 王平東 李維楨 黃模等 晏楊勳等 任汲 李浚洪 黃國彥 謝詔新等 謀廷椿等 胡
親民 鄒魁明 繆九鳳 李含初等 劉炤華 舒春陽等 戴知三等 許文龍 張猶龍等 黃鍾等 胡
之瀾 徐善箕 倪大顯等 石光龍等 了空 吳漢超 趙初浣 徐朗 項志亨 梅盛林 王聘徵 方
鼎 李贊圖 鍾時升 薛顯吾 潘振蛟等 徐潛 葛綰 鮑先聲 楊璜等 吳大眼 邵起 周從勳

張以謙 朱寵 易道三 易祚遠 王光淑等 易名甫 劉啟禎等 王瓚 嚴子靜 萬里春 孫希伸 李芬 劉和尚 胡公國 周檣 魯元孫 劉君顯 胡爾榮 耿應輿等 族應衢 周文江 魯元霖 劉鼎關 徐焯然 江中清 江石 張鵬羽 馬連山 鄭鼎生 韓杰 秦如鼎 吳載瑜 王之賞 吳國宇 趙應瓚 王祚昌 耿應昌 盧之懷 張百程 吳希顏 吳優 耿應衝 張五敦等 郭良甲 胡海若等 胡喬然 嚴欽謨 梁佳 周諒 張旦熙等 張光環 陸嗣先 吳國璋 胡之熙 李甘來等 李奇觀 胡魁楚 黃景嵩等 張一寵 王振基等 金時揚等 李侍 柯抱冲等 程志升 朱希先 楊知佐 江油然 傅運 馮么 吳錫嘉 程式厚 李儲元 柳宗旦 張用晦等 何大忠 申一龍 李之縞 楊標奇 宋之彥 何士達 梁凝祺 華龍等 薛兆麟 李之先 廖得勝 張冕 胡公緒 王士誠 楊弘載 張秉鑑 王斌 張仲 韓國顯 黃昌胤 焦裕等 常道立 楊文聰 父師孔 子鼎卿等 周歧 朱名世 朱名卿 龔廣生等 孫臨等 程良儒 金世俊 弟世儼 姜應甲 孫時芳 余祚徵等 錢六洲 高維城 許試 馬應禎 黃徵明

劉同升，字晋卿，吉水人。侍郎應秋子。崇禎十年進士第一。威宗問年幾何？對曰：「臣年五十一矣。恐無以報聖恩。」上曰：「爾尚似少年，勉之。」授修撰。乞假省墓歸。後以楊嗣昌奪情，謫福建按察知事。未赴而北京亡，痛哭馳檄，徧告十三郡鄉官士庶，興義復

仇，縞素辭墓。至會城，與楊廷麟遇，大集澹臺祠，爲威宗發喪，誓師啟行。會安宗立，起侍講，右中允，未赴。明年南京亡，與廷麟邀李永茂共建義旗，保守贛州。紹宗聞而嘉之，擢國子祭酒，轉詹事。遂立忠誠社，招致四方豪健。鄉官王其弘、劉明保等各率家丁齎糧相從，幾二萬人，進復萬安、泰和、吉安、臨江。已而永茂內召，以張朝縱爲巡撫，尋又召回。隆武元年十月，改命同升以兵部左侍郎總理江西，巡撫其地，督謝上進、李丕珩、張羽明、廖惟志等圖恢復。時永寧王由穗復建昌、撫州諸路，檄信、饒犄角，約並下省，晉尚書督師，而同升拮据勞瘁，已疾作。是冬十二月，行至雩都卒。事聞，贈太傅、東閣大學士、廬陵伯，諡文忠。

子孟欽，字安期，隆武二年舉天興鄉試。起兵，累遷太僕卿。國亡，自刎不殊，入西山，以不薙髮係獄，久之，脫歸死。

子宗漢，字景璜，去舉業，力學自放。

仲錚，字安于。隆武二年舉天興鄉試。職方主事。隱梅川，與蕩公子義師，水死。

叔鍼，字安道；幼鍾，字安士，去諸生，不知所終。季鑛自有傳。

從弟家升，禮部儒士，吉水陷死。

明保，安福人。萬曆三十一年舉於鄉。知縣。與諸生彭日趣各以家丁入社，後明保赴

鐵櫃塘死，日趣死萬壽宮。

朝綖，字思藻，同安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職方主事。抗疏清核京衛冒糧數十餘萬，以武選郎中典試廣西，轉湖西參政。時天井盜盤踞，歷任監司剿撫兩困，單騎抵穴開諭，盜盡解甲。陞雲南督學副使，民爲之攀轅，因留任。及撫南贛，清勤自矢，調兵部右侍郎。福京亡，隱居卒。

上進，字善下。歷廣州同知知府致仕。後歐血數斗，觸石死。

丕珩，字楚賤。諸生。兵敗，與妻王、僕得爵水死。

羽明與弟羽時、羽昭、羽翕，負膂力，傾家起兵，拒張獻忠全城，立堡介山，且耕且守。清兵至，戰死，皆吉水人。

惟志，字覺先，忠誠興國人。選貢。佐同升軍，授職方主事。兵敗隱，清徵不赴。兄子應運，亦勤王死。

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啟五年進士。授潮州推官，調歸德，捕盜有聲。崇禎初，計典鑄級，爲永州簡較，尋遷大理評事。楊嗣昌薦充軍前監紀，曉暢戎機，倚之若左右手，諸將亦悅服。十三年七月，張獻忠將入川，元吉扼之歸、巫。與秦良玉合兵擊之，招降惠登

相、王光恩等。邵捷春分兵力弱，元吉諫之，不聽。獻忠果敗捷春。元吉邀之譚家嶺，七箐坎、乾溪。捷春被逮。元吉至保寧，以猛如虎爲總統，合屯綿州。元吉間走射洪，守蓬溪以待。獻忠入瀘州，元吉欲以大兵自南搗其巢，促之北犯永川逆擊。十四年正月，嗣昌追獻忠雲陽，元吉慮東竄，請分兵出梓潼塞歸路，不聽。已獻忠果東，路空不可遏，遂出川取襄陽、武、岳。湖廣殘破，焰益張。嗣昌歿，命監二軍，駐蘄、黃，防獻忠、羅汝才東逞，且鎮馬守應、賀一龍。以嗣昌敗，薄其賞，元吉亦以憂歸。

服闋，起南京職方主事，陞郎中。李自成窺北京，請急撤關寧吳三桂，選將守關，俾三桂隨路迎擊，可以戰勝。王永吉、黎玉田是之。以陳演不從，中止。命贊畫吳姓軍前，未行而安宗立。高傑欲擁兵渡江，元吉奉命扁舟造其壘，告以戢兵聽朝命。傑曰：「吾欲寄家江南耳。」元吉曰：「公等將進取淮北，而併孥淮南甚便，過江逼天子輦轂地，非公等兼爲國家意也。」諸將應曰：「諾。」顧皆眈視揚州。已傑卒駐揚，黃得功以兵爭之，不勝。朝議以元吉能輯諸將，擢太僕少卿，監江北軍，發銀萬兩犒之。元吉與張文昌、李棲鳳致書得功，期共戮力王室。得功報書，自陳無他，欲連絡各鎮，鼓勇討寇。元吉錄藁傳示，傑、劉澤清始少戢。

元吉陛辭，疏言：「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官嘗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皇帝初泣

海宇，懲逆黨用事，劉削元氣，力行寬大。諸臣狙之，爭意見之玄黃，畧綢繆之桑土，大患當前，束手無策。先帝震怒，一時宵小，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加派、抽練、新法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小人用嚴之效如是。先帝悔之，更崇寬大，悉反前規。諸臣復思競賄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撻盛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於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昨歲孫傳庭擁兵關中，識者以爲不宜輕出，然已有逗撓議之者矣。寇既渡河，臣即與史可法、姜曰廣請撤關寧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議之者矣。及寇勢薰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都，語不擇音，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繇後事而觀，咸追恨違者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當局者心休無全利之害，誰敢違衆獨行。旁觀者偏見無全害之利，必欲強人就我。年來督撫更置，專視苞苴，封疆功罪，悉從意見，禦寇實著，概乎未聞。國事因之大壞，則以任議之途太畸也。」又言：「朝廷不當偏安，宜仍南京故名，示不忘恢復。而減錦衣旗尉，罷南北鎮撫，以杜告密。」

又言：「寇今被創入秦，垂涎東南，轉盼秋深。出漢、商則徑抵襄城，出豫、宋則直窺江北，兩處兵民，積怒深怨，民必爭迎寇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畏寇。恐將士之在上遊者，

卻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南京武備單弱，何以當此。臣入都將近十日，竊窺人情皆積薪厝火，安寢其上，舌戰徒紛，實備不講，一旦有急，不識諸臣置陛下於何地，得毋令三桂等竊笑江左人物乎！從來戰勝首廟堂，在廷無公忠共濟之雅，未有能立功於外者。中外大小臣工，宜洗前習，猛勵後圖，毋急不可居之功名，毋冒不可違之清議，捐去成心，收集人望，萃衆志以報大讐，集羣謀以制大勝，社稷身名，並受其福矣。」

元吉身在外而心於朝廷，前後論奏甚多，如請修建文實錄，復孝康尊號，褒祀靖難時及近日北京四方殉難諸臣。又以先後目擊訪問最真者，陣亡之總兵如虎，調護秦兵之監軍副使曹心明，未蒙褒錄，薊、遼舊督趙光抃未蒙昭雪，請推恩，朝議多從之。

及傑欲赴河南北伐，方擬請速予餉，而土橋聞，元吉心傷之。因言：「古大將保功名，以恭順爲本。今朝廷新立，綱紀未尊，恐從此相沿，恭順日替，輕朝廷，墮綱紀，臣罪滋大。」因自請罷斥，不許。清兵至濟寧，元吉疏必南牧，請上下戒備，不聽。南京亡，走福京。清兵陷江西，諸郡望風降附，惟贛州城守。元吉與丘纁等散家財募兵。紹宗命以兵部右侍郎、副都御史，總督江西、浙直、湖廣七省軍務。及抵贛，劉同升已卒，遂兼巡撫事。向與金聲桓善，至是聲桓爲清畧江西，以部將禮具書幣迎元吉，元吉拒之。已主撫聲桓，遣使南昌，聲桓頗心動。

隆武二年春，加尚書，代楊廷麟守吉安。先是陳賡於崇禎末，奉命赴雲南調兵，及抵江西，而南京且亡，因駐吉安。廷麟留與共守，待以客禮。將趙應選、胡一青頻立戰功，數請駕出江西。上命從西路進兵，合周定初以一枝屯建、撫，以偏師出瑞、洪，更檄何騰蛟出九江，合兵復南京殲虜。元吉約束嚴，不少假貸，諸將漸不用命。又以新軍張安爲足恃，蔑視雲、廣軍，雲、廣兩軍因解體。清兵逼吉安，命監紀程亮守綿津灘，總兵蒲纓、曹良咨、林大典及劉承胤部黃、向、吳諸軍合拒。諸軍內携，不戰而潰。陳課稱病走廣，爲丁魁楚所斬。監軍陳甲，遊擊張應奎，守備徐日賢及廣將童以振、丘龍、張應魁陣歿，戎旗黎富、蕭鳳龍被執死。李士延戰城下死。黃震象、鼎象兄弟畔應清兵。三月二十四日，吉安遂陷。元吉奔皂口，檄諭贛州，極言雲南軍棄城罪，雲南軍因而西去，清兵乘勝逼皂口。四月六日，元吉不能禦，趨入贛州。八日，參謀舒奇藻等執萬年，總兵劉時亮執豐城死。上敕召至行在，將行而清兵迫，不克赴。元吉素有才，洎事精敏。及吉安陷，神志惛然，令益嚴，日坐城上，與將吏不交一言。隔河清營徧山麓，而指爲空營，兵民從清營中至，言敵勢甚盛，輒叱爲間，斬之。楊文薦，元吉門生，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因自任守禦。事少辦，已而江起龍率兵三千，南安同知劉清容引兵三百，蘇觀生部遣師三千，粵帥餘卒三千畢集。袁從諤出募砂兵三千，龔棻、黎遂球出募水師四千，亦至南安，軍威一振。加特進，封忠誠伯。力辭。

諸將請戰，元吉必待水師至，併擊之。水師帥羅明受故海上大豪，王其言桀驁難制，若慈母之奉驕子。今且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及水師至，清兵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無算。明受遁，於是雲、廣軍皆自潰，諸營散走一空，城中惟起龍兵三千，郭維經部三千餘，汪國泰、金玉振吉安兵四百餘，徐日彩新招虔兵二百餘，城外水師後營副總兵黃志忠二千餘人，而廷麟初調廣西成大業狼兵八千，元吉族人年招余龍兵已踰嶺，不及至。清以長圍困之。自五月至於十月，城中食盡，斗米八千，餓死者載道。元吉斷指入函，請救於湖南、廣東。周仕鳳在南雄，謝志良在雩都，皆趨起不進。孫之獬爲清招撫，射榜城中招降，火之不省視。柯永盛傳汀州之訃，再招降，射殺其人。三日，將賈熊麾下張大益畔，導清兵自小南門上，兵猶巷戰。及明，清兵大集，城遂陷。

先是元吉以死自厲，禁婦女出城。從弟六吉潛載其二妾縋城去，飛騎追還，痛捶之。子欲請降，大怒，手刃之，以頸血貯盆水，呼各將士歃血，同心誓死不變，人呼萬精忠。軍民相感其義，故死守愈固。城陷，兵民皆格鬪。清兵憤，屠數十萬人，士女俘者數萬，并屍幾滿，竟無一人降者。元吉持槊戰小南門失利，走建春門，部將將擁奪門去。元吉嘆曰：「爲我謝忠誠人，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遂投贛江死，年四十四。二妾及婢并死。幕客尉甲罵不絕口，寸磔死。明年，聲桓卒舉江西反正，蓋元吉本謀云。

子象玄、象赤、象黻，任錦衣指揮僉事，從扈，不知所終。

弟九吉，職方主事。

課，清遠人。指揮，累擢總兵。與諸生蕭道方同死。

以振，字千仞，孝陵衛人。都督仲揆子。自千戶遷陽電參將。

士延，吉安人。邦華子。破家從軍。

志忠，番禺人。都督同知南贛總兵。

震象，字交侯，廬陵人。崇禎三年舉於鄉。

鼎象，字商侯。天啟元年舉於鄉。

元吉，永曆初贈上柱國、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進賢伯，諡文烈。

陳賡，本名蓋，字鳴遲，魏縣人。崇禎四年進士。累官廣信知府，有遺愛，遷福建參議。

十七年，以御史巡按雲南，疏言：「滇中故貯帑四十萬，爲不虞資，請發募兵入衛。」安宗許之。加監軍銜，特給令字牌銀三萬募衆。賡簡傲，戎事非所長，因宗室壽錙募得萬三千人，戰馬二千、象十二，皆臨安、石屏、寧州、新興、通海、河西子弟，驍武敢鬪，甲械尤利，標槍連弩，洞胸穿札。軍成，率趙應選、胡一青、王永祚、蒲纓至黔、楚間，而南京已陷。紹宗擢僉

都御史，促赴閩，乃出湖南。何騰蛟欲留守長沙，不果。東過吉安，萬元吉招同城守，屢破清兵。元吉以言語相左，賡引退南安，命應選、一青援忠誠。忠誠陷，走寶慶，零落失意，所部爲張先璧、劉承胤所制。居隆回年餘，王進才掠其家，遂至奉天，抑抑卒。

陳斌，字蜚庵，江寧人。累功官都督僉事總兵，從賡募兵雲南。汀州變聞，隱雞足山不返。詩文筆翰成家，後以譏訕爲清所害。

段仁，雲南廣西人。崇禎十五年舉於鄉。有志節。後賡授推官參軍務。至湖南，命回滇募兵，沙定洲突至，兵未集，憤惋死。

曾應遴，字無擇，寧都人。崇禎七年進士。授刑部浙江司主事，遷職方員外郎。清兵破昌平，逼京城平子門，佐司郎策畫，日夜不敢就私室。改兵科給事中。清築烏峯，駐善木，尋屯義州。種黍米豆，漸運西洋銃及攻具，隨四酋入，而兵從右路盤嶺至廣寧，遼城轉營北鎮廟。應遴疏曰：「此虜欲借廣義爲犄角持久計也。義州在所必爭，當急乘其營未固出戰，使喘息走死，仍用海師或朝鮮。凡回鄉販使，皆可縱爲用，則義緩着亦奇着也。且誠欲蔽前峯而固山海，則錦右肘腋之間，不可不熟審處，不得以嬰保八城而已。」其明日，遼撫上朝鮮使李舜男報，登州哨軍望見旅順北岸，清亦駕朝舡百餘艘以爲防。轉工科右，督江

西、廣東兵餉，置奸吏魏恒法於理。調刑科左，陞兵科都給事中。

十五年，清兵入河間、真定，一日陷城二十六，建策造舟三千，發兵六萬，繇登、萊渡海入三韓，攻其腹心，清必回救，不攻自去。後清兵飽掠去。冬，界嶺柏永鎮既撤兵，清復入寇，再議使鄭芝龍聯日本，從日本通朝鮮，綴其後，且得廉將用海師，則海禁可撤，而利歸中國，偵探皆清所不及，臣前謂回鄉販使可縱爲用者此也。而執政以爲海宇澄清，寢不行。

十六年二月，復疏言：「虜謀本屬關，不即攻關，以四城在也。欲保四城，必恢嵩、錦。欲恢嵩、錦，必陰間三十六部，使復歸我。張致雍用哈、卜之言非誣，哈利在馬，卜利在市，盍仍開之。」又言：「虜號數十萬，中多難民，我何以不自用其民，令招難民爲內應，知虜動靜。」遂列招難民功賞格上，請以行。五月，虜乃出口去。虜之未去也，李輔明執其子額大。額大者，酋王抽扣子也。抽扣爲三十六家之一。應遴又據嘉靖間俺答孫那吉故事，緩額太死，曰：「乘此可密用哈、卜，以通抽扣，使殺虜效順。且額太既獲，虜復調兵抽扣，必激以天朝禽殺其子。若知額大未死，則必轉以圍虜。」頃之，虜四酋死，其弟八酋入陷三城，應遴策其歸，必與九酋爲搆，復議使慶猛間之。方應遴之用哈、卜也，其明日復上疏論曰：「中原甌脫，襄陽再陷，寇有五可憂，而防寇者有三大着。一曰防江上流，一曰九江，一曰皖城，爲留都藩屏。」暨承天陷，議請力固武漢：「王聚奎、李乾德不能團結人心，止辦一走。左良

玉兵宜分堵袁、臨、孫傳庭之敗，貽禍無窮。臣所大恐，中樞調度，莫急防河。新樞張縉、彥久奉諭旨，馬上馳催，應無不叱馭而前。爲今日計，宜盡并其力，以據山右，並請斬白廣恩，以爲臨陣退縮者戒。「十一月，召對，請開鎮要地，曰首在淮陽，急在朝蒲，中則青兗。而明年李自成乃自朝蒲入京師云。」

十七年，又言：「江西、吉、袁陷，建昌潰於張獻忠，而撫按奏報杳如。呂大器憚急，不能馭良玉，乞敕催袁繼咸回任。虔州爲閩、粵咽喉，并請以鄭鴻逵鎮虔。」北京急，再請令紳富捐賑。尋再命出督江西、廣東餉。疏云：「國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天下不安，原於不均。今之鄉富，衣租食稅，安坐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贏以役愚民，而獨擅其利，有司欲其與紳富出氣力同休戚得乎！故富者極富而每至於剝民，貧者極貧而甚至不能聊生，以相極之數成相惡之刑，不均之甚也。即如秦藩富甲天下，寇破西安，千百萬悉資寇，使用犒士，則百二河山安如磐石。又聞萊陽之破，鄉紳張弘德當解嚴後，盡追鄉民犒賞，痛笞而窘迫之，一家發難，合邑受殃。及兵再至，勒令弘德自指其處，發藏百萬，然後駢首就戮。使推百分之一以賑窮而享士，豈至此哉！臣敢請皇上下臣此疏，刊布中外，凡省郡州邑中各有紳富，鄉紳例得捐十分之二，富民例得捐十分之一。捐其二，正以守其八，捐其一，正以守其九，利在紳富，而百姓歸如流水矣。然後強者各籍鄉勇，察炤紳富歲入地

畝，炤例捐租，名爲均田，官籍其數上聞。而歲征其籽粒，以犒鄉勇而賑貧乏，則人心既固，他變不生，百姓無失所之憂，紳富有幹止之樂，然後於紳富中，推其平日有功德於民者，爲之長。有司但爲稽其出入，平其賞罰，均田止供地方，永不許撫按借題檄取。鄉勇止守本地，永不許撫按別生調發。臣目擊臣鄉危在旦夕，區區之愚，敢以此爲天下紳富之勸。」尋被議罷。罷二十餘日而北京陷，被掠，間道南走。紹宗擢太嘗少卿管贛州恢剿。永寧王由穗敗歿，羅榮、陳丹、陳勳、張安見應遴，願招錫山并閩王總兵盡爲應遴用。即日至萬安，謁楊廷麟請撫，擢太僕卿。廷麟薦兵部右侍郎、僉都御史，督理諸軍。忠誠急，與曾聯甲、曾應文、廖任隆、廖弘志、廖日閑、謝大茂赤日徒二百里，出湖東援之。及戰兵潰，安縱淫掠，贛人大譁，攻應遴，遁歸卒。子傳燈，授職方主事，入清舉於鄉。燦自有傳。

聯甲，字贊璣，忠誠興國人。負膂力，從援忠誠，死信豐。

應文，字純甫，清江人。諸生。監紀通判，督餉興國，力戰死。

任隆，字凝和；弘志，字蓋臣；日閑，字威抑，均興國人，同族兄弟。諸生。應應遴，謀攻雩都，戰壇石執死。任隆有妹往哭，任隆笑叱之，慷慨就刃。

大茂，字子育，寧都人。從軍授監紀通判，年二十一。後四營兵潰，與燦屯江上不去。一夕，暴疾卒。時紹宗銳意復江右，並命黃雲師募兵趨九江南饒。

雲師，字雷岸，九江德化人。祖學詩，字起我，諸生。左兵東下，與妻熊死，年九十一。父開先，字竹坪，通經學古。雲師，崇禎十三年進士，歷吏戶科給事中，劾傅永淳顛倒選法，大爲溺職。范復粹爲首輔，疏言相須才識度三者，復粹恚，請罷，已調兵科。抗疏甄別京卿，凡所條陳，詳明剴切，爲鄭三俊所重。催楚、粵餉，題免鄖、襄逋欠三十六萬有奇。安宗立，累轉刑科左兵科都給事中、大理右丞。紹宗擢右少卿，管九瑞南恢剿，陞卿。事敗，卜居蓮花峯，清召不出，杜門著書。卒年七十七。

詹兆恒，字月如，廣信永豐人。父士龍，字雲從，崇禎十年進士，官應天府尹。紹宗立，擢大理卿。福京亡，不食卒。兆恒，四年進士，授甌寧知縣。居民失火，災及學宮，兆恒率諸生突烟抱木主出，治績有聲。遷南京廣西道御史，巡視下江，屢陳時事。請罷常自裕，薦倪元璐、錢謙益、李模、林蘭友、成德、張采、黃道周、盛王贊、成勇、袁愷、姜琛，並見采納。安宗立，頒追諡號詔江西，疏言：「目前大計，兵餉爲急。今北漕已漸入南，而停泊江、淮者尚衆，運弁旗甲折乾盜賣，宜申敕計臣，在淮者，令督臣路振飛督之；在京口者，令漕臣白抱一督之，星夜銜尾入南。除補給京軍月糧外，立運登庾，無露泊江干，以資盜糧。」從之。未幾，擢大理左丞。阮大鍼冠帶入見，兆恒疏言：「自崔、魏扇禍，毒危宗社，幸先帝入